

人生如戏。
在人生的戏台上，我常常身不由己。

回首九十年

有戏，有台，导演是谁呢？这个导演就是社会：它使我们随波逐流，现实而平庸；它使我们春风得意，浮躁而轻渺；它可以给我们带上光环，而随时又可以把它取回。
……戏还在演，而我的节目则应当谢幕了。

许学受 口述 许岗 执笔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回首九十年

许学受 口述

许岗 执笔

ALL TIM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首九十年 / 许学受口述; 许岗执笔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4. 1
ISBN 978-7-80769-270-6

I. ①回… II. ①许… ②许… III. ①许学受—自传
IV. ①K82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3502 号

回首九十年

许学受 / 口述 许 岗 / 执笔

出 版 人 田海明 周殿富

责任编辑 余 玲 智王晴 装帧设计 亚力设计工作室

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: 100011

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(010) 64267120 64267397
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规 格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7.25

字 数 193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69-270-6

定 价 48.00 元

谨以本书
献给我的父亲、母亲
和我们这个家



楔 子

这是我的故事。

故事源自于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。

一个普通农村的孩子，到城市去读书。带着母亲的爱、带着父亲的嘱托，开始了人生的旅程。他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，他期望踏实地走好每一步，在职业的生涯中，攀上巅峰。

他是幸运的。

他上了当时最好的医学院，他遇到了最好的老师，他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；他是一个努力而执着的人，从来不言放弃。

他不问政治。

但是，他却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中。他受了伤，流着泪，哭泣着。他害怕过，但他没有退却；他忍让过，但他有他的坚持。他曾跌倒谷底：在那漆黑的夜晚，他却看到了曙光。

他慢慢地复苏了，带着伤痕，重新开始上路。

那一年，他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。

路仍然是不平坦的，崎岖的，还是坑坑洼洼。

但他知道了路径。他发奋，他疾跑，因为他比谁都知道，人生的短暂，时间的珍贵。

他成了同行的佼佼者。甚至在他完全不熟悉的政治舞台上，也有了一席之地。

当他走过了 90 年的人生历程时，他回头一望，不禁淡然一笑。

这一笑，

我醒了。

人生如戏。

在人生的戏台上，我常常身不由己。

有戏，有台，导演是谁呢？

这个导演就是社会：

它使我们随波逐流，现实而平庸；

它使我们春风得意，浮躁而轻渺；

它可以给我们带上光环，而随时又可以把它取回。

.....

戏还在演，而我的节目则应当谢幕了。

2013 年冬 于安徽合肥 家中

序 幕

明天就是我的寿辰了。

我原本不要搞庆祝的。已经90岁了，年纪大了，行动也不方便。

可是，孩子们、孙辈们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们，都要回来，我推不掉，就由了他们吧！

早上，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打电话告诉我，说，省委书记王金山要来，要来贺喜。我有点受宠若惊。几十年来，我从不想过问政治。我曾经立志做一介书生。结果有了点名气，就成了人大代表；继而，共产党相信我，让我创立和主持了安徽省致公党；以后，又在省政协里，担任了副主席。应该说，是一个知识分子从政的人。

这是表面的我。别人眼中的我。

其实，内心深处，我只是一个医生，一个肺科医生。

一辈子，我一心只想当一个医生，一个好医生。

这是父亲给我的嘱咐。

我看病救人、著书立说，为的是把病治好，治好每一个病人的病。每次看好了病，看到病人脸上愁容渐去、笑容渐开，自己心里就会荡漾着一阵阵地欢喜、满足和自豪。这种感觉，没有当过医生的人，没有一个把医生职业作为最高荣誉的人，是不可能完全体会得到的。

在我相遇到的千千万万个病人当中，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其中也不乏共产党的高级干部。在他们的身上，我体会着政治，体会着人生的酸甜苦辣。这些人、这些事，还有我们家自己的事，一些与政治不得不瓜葛在一起的事，就成了我生活的写照，成了我一生的一个个符号，一个个句点，连在一起，就是90年。

90年，仿佛是一个瞬间，又仿佛是一个个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梦境：风、雨、阳光、空气，有阴云密布、雷电交叉，也有阳光普照、晴空万里。更多的是，在梦境里，心理上的一次次挣扎：在一个个符号背后的那些不可言语的痛楚、悲哀、惆怅和无奈。

岁月的印迹，起始于它最初的那个地方：常州。乡下。还有，那个出生在常州乡下的孩子……

目 录

序 幕	/ 001
第一章 乡下的孩子	/ 001
第二章 风华正茂	/ 025
第三章 刻骨铭心	/ 042
第四章 别了，上海	/ 053
第五章 踌躇满志	/ 060
第六章 步履维艰	/ 096
第七章 史无前例	/ 127
第八章 起落沉浮	/ 159
第九章 峥嵘岁月	/ 192
第十章 闲不住的我	/ 229
尾 声	/ 256
编后记	/ 261

第一章 乡下的孩子



与父亲、母亲、大姐、二姐，1925年

1922年10月14日，我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郑陆桥镇北夏墅村。

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，有300来户人家。村子里有3个大姓。许氏最大，有100多户，也是最为富有之姓。据说，许氏的先祖最早由南京迁至于此。当时土地贫瘠，且多在荒废之中，圈占土地是随意之事。另一个陈姓，出了不少秀才，还有一个武进县官，据说也是出自北夏墅村的陈氏族里。而朱氏多为贫穷人家，论贫富、人丁，尚不可与许氏、陈氏同语。

村子离县城有20多里，其中还有2里的水路，要过一条河。河中没架桥，只能坐船摆渡着过去。村子离镇上的集市只有3里多路，是旱路，所以村里人有什么事，都去镇上，逢年过节，孩子出生买彩礼，买爆竹什么的。

我的出生给许氏族里带来了不小的惊喜。在我出生之前，已有两位姐姐，分别长我4岁（生奇）和2岁（静奇）。父母都极希望有一个男孩问世。加之，我的父亲是镇上小学的校长，又兼做中医，不时给村民们看病治病，所以远近几十里外，父亲算得上是一个有头面的人物。

母亲看到我的第一眼，眼角已饱含泪水。告诉父亲：许家有后了。

父亲没有说话。但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用颤抖的声音，嘱咐着家内家外的人好好照料，亲自筹备酒席庆祝。



父亲：许子文

父亲许宝祚，字：子文。父亲是长子，还有一个胞弟：我的叔叔宝良。父亲的字辈，排名为“宝”，到我这一代，已为“学”字辈。刚出生的第二个星期，我就发热，久退不去。母亲拖着羸弱的身子陪了我好几夜，才渐缓过来。怕以后体弱多病，母亲就给我加了一个“寿”字，只想为我平安长寿。父亲是个读书人，觉得“寿”字沾了俗气，

为此换“寿”字为“受”，意为以后有所成就，当可以“受”用。

从记事起，我看到的父亲，就是忙碌着的。有时一二个星期，他都不回家照个面。为此大多时候，我都跟母亲在一块。母亲不识几个字，做事却非常精细。我家在村里算得上是一个大户人家，有房十几间，还有30来亩地，平时都租出去了。母亲会算账，知道怎么收租，什么时候收租，照料家务也有条理。

父亲希望自我之后，还有男孩出生。结果，以后出生的都是妹妹。在我5岁和10岁时，有了大妹翰奇和小妹定奇。待到我10岁那年小妹出生后，母亲很显然放弃了再生孩子的念头。记得母亲把我紧紧地贴在怀里，噙着眼泪，喃喃自语：要好好学习，要为许家争气。

全家都宠爱我，特别是母亲。

母亲，姚绿漪，比父亲小4岁。18岁时，由媒人介绍，嫁到许家。姚家在武进县里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县衙文官。说他知名，是因为我的外公曾经是一个清末秀才，县里有什么大一点的事，像孔庙祭拜、学校修建都由他操办。只是到了母亲这一辈，孩子们没有多少长进，家境已有了日渐衰败的模样。母亲在家为小，从小对社会上的人来人往就不陌生，虽未上过多少少年的学堂，但接人待物并不怯场。加之母亲天生性格随和，和乡里乡外的人都相处得甚好。

陈老先生是镇上祠堂里的族长，也是我家的常客。

客人到我家来，只要母亲在家，常是母亲打着照面。

“托陈老先生的福，家里的收成还在看涨。”母亲应和着，一边说，一边沏茶。

每逢此时，我总是跟随着母亲，站在大厅门框的拐角边，看着客人，又看着母亲。

母亲对茶道也颇有知晓。对于茶叶的提神益思、生津止渴的功能，都能说上几句。

“这是新上市的花茶，气味清香，可使人神清气爽，心情舒畅。”母亲慢慢地说着。看着父亲已出了里屋，才萧然退出了厅房。

只是听到客人要走了，母亲又会出面，送送客人，也赔上笑脸，而且笑容可掬，是不拘不俗、落落大方的那一种。

母亲照顾我，而且，照顾得特别细。

我从小就体弱多病。为此，母亲把我的吃饭、穿衣、盖被的

事都当做一件件要紧的事，单独照料。越是当心，越是病多，感冒、发热也越频繁。我喜欢吃糯米食品，像粽子，糰子之类的东西。一有机会就嚷着让母亲做，或者去镇上买。几次下来，我又拉肚子，又发热。父亲听说此事，从学校赶回了家。

“绿漪，学受的饮食要有限制了，不要再做粽子那样的糯米食品了。”看着父亲板起了脸，母亲就会一言不发了，静静地站在那儿，听着。

“体弱的孩子易积食，糯米更易加重症状。”父亲知道母亲难受了，会做一些解释。

父亲走后，母亲会在一旁流泪。有时，母亲还会不停地自责着，说，是她没有照顾好我。

我不怪母亲，心里却又丝丝地心痛母亲。

有一年的春天，我害了一场重病，头痛、呕吐，还发着高烧，不退。村子里有两个孩子也有这种症状，几天后，都去世了。母亲整天整夜地守着我，一守就是一宿。给我喂中药，还不停地用凉毛巾搭额头。看着症状没有变化，父亲也着急了。父亲对中医很熟知，但此时病情危急，父亲自己也觉得没有了把握。于是连夜，父亲摇了一只小船把我送到了武进县医院。那时我已神志不清。以后父亲告诉我，当时医院诊断是流行性脑膜炎，给我服用了磺胺类的药物，也只是作为没有办法情况下的一次尝试。

“什么是磺胺药？”事后，我有些诧异，问父亲。平时我常听父亲说起什么草、什么根的，怎么没听说过这个词。

“这是西药，不是中药。”父亲说。

我知道了，除了中药还有西药，而西药是可以救命的。

父亲对我是有要求的。而且，这种要求每每是由母亲传达给我的。

那时，我还未到上学的年纪。

父亲请了一位私塾的老师，每星期来我家两次，专门给我授课。

“学受，把功课做完了再出去玩。”母亲看着我急急忙忙要出去玩的样子，会这样叮嘱我。母亲所说的功课，都是私塾老师按照父亲的要求布置给母亲的。

“三字经”要背，还有“百家姓”，“千古文”，还有“道德经”，唐诗宋词。父亲说，不要理解，只要背会，记牢。父亲是读私塾的，他说，这些东西以后会有受益的。

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君自知。”一天，父亲带我去院子外散步，边走边诵，问我：“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胆怯地回答着。看了父亲一眼，又赶紧把头低了下来。

父亲，没了言语。

几天后，父亲又问我，还是这个问题。

“是苏东坡。”我高兴地抢着回答。上次回家后，我已经知道了答案。

“你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看了看父亲，小心翼翼地。

“这是说，反复地读，以后讲话、写文章才能随时会用。”

父亲讲得很慢，是让我记住。

我点点头。

读书逐渐地成了我的生活习惯，早睡早起，晨诵夕读：

每天早上，天蒙蒙亮，我就起床了。母亲陪着我，在床边的桌子上，点起了一盏油灯。母亲会去把灶头的火升起来，烧好了开水，就坐到床边来。

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
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

.....

读着读着，我就会找母亲聊聊：

“为什么农夫会饿死呢？”我问。

母亲想了想，说：“可能是农夫不会种田吧！”话一出口，母亲又觉得有点不对。“我也不知道。你问父亲吧。”母亲说完，自己也偷偷地笑了。

其实我知道母亲不知道。

我喜欢这种感觉。

除了唐诗宋词，我还熟读了《论语》，《孟子》，《诗经》，《礼记》。直到今天，幼时晨读的段落有些仍可以背诵，而且朗朗上口。

3

到了上学的年纪。我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新书包，一蹦一跳地，和姐姐们一起上学，放学。

我们家隔壁有一个远亲，家里也有一个孩子，月奇，比我小2岁。小月奇平时喜欢和我一起玩耍。我一上了学，她就孤零零的了。每到下午放学的时间，她就会在学校大门口，站在那儿，等我。

一天，下午放学以后，和往常一样，我和小月奇去村口玩捉麻雀的游戏。恰好，在路上遇见和我一起上课的几个男同学。我让小月奇去村口的大槐树下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不知不觉地，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。猛然地，我想起了小月奇的事。我着急地向村口跑去。远远望去，在大槐树下，小月奇还坐在那儿，好像有点昏昏欲睡的样子了。那时正值秋冬季节，凉意渐渐逼人。

第二天，小月奇病倒了。以后，连续发烧好几天，不退，小月奇病故了。

当时小孩去世的事，在村庄里时有所闻。只是小月奇是我常玩耍的好朋友，她的死给我内心产生了很大的内疚和不安。我记得，在听到小月奇去世的那个晚上，我一个人偷偷地溜到了村口，站在那颗大槐树下，拼命地捶打着那棵树。我怪树，更像是怪自己，眼泪不停地流着。

几天后，我见到父亲回家。

“小月奇死了。”我轻轻地告诉父亲。

父亲没有说话。

母亲在旁加了一句：3天前走的，可能是吹风子。

父亲皱起了眉头：“现在天凉了。没事就在家待着，不要往外跑！”

母亲用责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。我把头低着。